

■工友情怀

党员师傅带出明星徒弟

□马振涛 文/图

“段哥，我刚更换的刹车分泵不好使，帮忙看看啥原因。”公交保修三厂保修六组修理工谢巧珠向在不远处维修发动机的段旭辉求助。段旭辉根据实际查看的情况，初步判断是刹车分泵进气歧管堵塞进气量不足，只要更换气管，就能够解决问题。经过一番“诊治”，段旭辉的双手和脸颊都沾上了油污。

段旭辉不仅是热心肠，技术上也有绝活。“段哥，啥时候有空教我发动机故障电脑检测判断维修呗？”“行啊，下次我修机器的时候，一定叫上你。到时候，咱们来个现场解说。”如今，在保修六组，“有问题、有困难，找党员组长段旭辉”已经成为新常态。

段旭辉刚到保养组工作不久，有一次下班后，一部故障车辆被拖回厂，为了不耽误车辆运营，刚准备下班的段旭辉立马套上工作服，跟随师父赶回班组，对车辆故障进行紧急修复。正在地沟里准备拆检传动轴螺丝的段旭辉突然发现，气路组的工友小王没阻断节气阀门就拆卸刹车分泵。段旭辉看见后一把推开小王，但由于紧固螺丝已经脱离，刹车顶杆瞬间崩出，正打在段旭辉眉间，血立刻就冒了出来，同事们赶紧拉着段旭辉往离单位不远的中医院跑。

段旭辉只在家休养了一天，第二天，额头绷着一块纱布又跑回班组，跟着师傅车上车下忙活。后来，他的眉间留下了一道疤痕。

“当时情况紧急，啥都没想



就冲上去了。这个疤就算是一个小小的纪念，每当看到它都会告诫自己一定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工艺标准；工作中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多查、多看、多问，尽可能保证车辆维修安全。”段旭辉说。

不管是从事车辆保修作业还是巡查运营车辆，每次遇到暴雨大雪、高温酷暑等恶劣天气，段旭辉都会一马当先钻进低矮的车下，维修车辆。“脏活、累活、危险的活，组长总是跟我们抢着干，活脱脱就是一个‘拼命三郎’，跟着这样的党员组长再苦再累也要完成任务。”一名职工感慨地说。在段旭辉和全体组员

的共同努力下，保修六组成了全厂的标杆班组。

“车型不熟悉，再高的技能也发挥不到点子上”。段旭辉不但严格要求自己，对年轻人和徒弟们也严格要求。他要求徒弟们首先要将工作态度放端正，更新脑子里的新车型数据库和车辆维修专业知识。

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年轻人经过两年的锻炼，便可独立完成各项维修任务。目前为止，已有12人顺利出师，在各个公交车辆维修项目上挑大梁担重任，更有4人在北京市技能大赛上闯进前十名，成为车间耀眼的技术明星。

■家庭相册

跛脚的爱

□冯天军 文/图

母亲跛脚，小时候没觉得怎么，稍微大点开始调皮，总觉得母亲走路好玩，有时就学母亲走路一颠一颠的样子，母亲并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制止我。长大后，我觉得母亲走路的样子很难看，母亲每次和我说话，我都不爱搭理，如果出门，我总在母亲前边落下母亲一大截，母子俩形同陌路。而母亲对我流露出来的厌恶之情不恼不怒，依然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体贴我。

我12岁那年，家中建房，需要把一棵槐树伐掉作为建房使用，父亲刨树，为了不使槐树倒在北屋上，父亲便用一根粗绳系在大树枝，让母亲向西南方向拉，我则在一旁玩耍。树根挖掉大半时，没想到大树突然向我这边倒来，可我丝毫没有觉察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母亲大喊一声：“快走开！”说着便飞过来把我猛地推开，而母亲却被树枝砸在了下面，父亲赶紧把母亲送到了医院，经诊断，母亲右脚踝轻微骨折，经过治疗才逐渐恢复健康。事后，父亲开玩笑问母亲这次怎么这么麻利，母亲说：“我也不知道！”

这次事件之后，我对母亲的态度有所变化，但是心里仍有疙瘩。

上初二的一个周一，我把数学作业忘在了家里，检查作业时，我和数学老师说明了理由，可是老师还不相信。下课后，当我为数学老师的不理解而闷闷不乐时，母亲出现在了教室的楼道里，我看到她正在打听我的教室，此时，我的心中立即掠过了一丝不安，脸红到了耳朵根，我想躲起来。可是，那个同学已经叫到我的名字：冯天军，你母亲来了！母亲的目光也与我相遇，她一颤一颤地走过来。我看得出，母亲刻意打扮过，并且尽量走得正常，晃动的幅度很小。



母亲说：“怎么这么粗心，把作业本落家里了！”我一手拽过作业本，头也没回就往教室走。我听到身后同学们叽叽喳喳的议论声。

那天，回到家中，就把气撒在母亲身上：“以后不要再去学校，省的让我丢人！”母亲唯唯诺诺的，像做了错事一样，一句话也没说。站在一旁的父亲愤怒了，混账东西，你妈不是为了你吗！说着掴了我一个耳光。我一边委屈地捂着打疼的脸，一边倔强地说：“为了我什么，为了我丢人！”“你妈落下这样的毛病还不是为了‘救你’？”“救我？”母亲拉着我的手，派说着父亲，让我去做作业。

原来，母亲的跛脚不是天生的，我5岁那年，父亲在外打工，我突然生了水痘。发烧不止，水痘长满了全身，不吃不喝，母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去了医院也没管用，后来听说，十几里之外的旮旯村有个先生，能专治这病。母亲像找到了救命稻草，于是背着我去看大夫，路上走得急，又是盘山小路，母亲一脚踩空了掉进了沟里，我安然无恙，而母亲却造成了左脚骨折，因为医疗条件差，所以留下了跛脚的后遗症。

听完父亲的讲述，我泪眼婆娑，紧紧地抱住母亲：“娘，我错怪您了！对不起，对不起！”母亲抚摸着我的头，安慰着我。从那以后，我不再为母亲的跛脚而伤心，而为母亲的跛脚而自豪，因为那是爱的跛脚，每一个脚印里都是对我深深的爱！

■每日连载

办公室的门轻轻地敲了两声，呼维民收拾神情，正襟危坐，说声请进。进来的是北梁市总工会副主席齐北梁，齐北梁是他在那里唯一的熟人，他们至少认识三十年了。当年呼维民在江山机械厂当工人，齐北梁是江山中学的学生，曾经到他的车间里学工。

呼维民招呼他坐下，给他泡茶，齐北梁伸手对呼维民说：“有烟吗？”

呼维民说：“我不抽烟，但也不反对你抽。”

齐北梁对呼维民说：“我听得懂，不反对，就是不赞成的意思。”

呼维民指了指茶杯对齐北梁说：“尝尝我这茶味道怎么样？正宗的金骏眉。”

齐北梁喝了一口说：“没劲，给我来杯白开水。”

齐北梁说：“呼主席，咱们熟人不说瞎话，我欢迎你到工会来工作，但是他们这么安排你，太不象话了！”

呼维民说：“你这话，到底是欢迎我来呢，还是不想让我来？”

这里有劳动关系的曲折故事，这里有工会工作的形象解读，这里有工会干部的炽热情怀……这是一部可以当工会教程读的小说——

人民利益

——工会主席的维权故事

□关明

齐北梁说：“欢迎你来北梁，但不想你来工会，听说本来是要安排你当副市长的。结果安排了令行止。”

呼维民听说，这次工会老主席何清贤退休，本来齐北梁有希望接任主席，组织考察谈话程序都走过了，却被他意外插队。呼维民想，自己对这一安排不满意，同时还有更不满意的，其中区别不过是，一个看不上这个位子，另一个得不到这个位子。可见人的运气没有最差只有更差。想到这里呼维民说：“这事组织自有安排，也不是你我能决定的，咱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齐北梁说：“我还听说，令行止本来是安排到宗教局去的。不知道通过哪个大师活佛，从北

京走通了省里的门路，才挤过来插队把你抢了。”

呼维民说：“咱还是说说工会的事吧，我还啥也不懂呢，你一直在那里工作，人头熟、经验多，以后多指点我。”

齐北梁说：“工会工作嘛，简单。工作内容不过是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往，带头鼓掌。还有，就是人们说的五子登科——搬凳子、当孙子、要票子、当孝子……反正，你到这里是大材小用了。”

齐北梁说着转身拿起茶杯，又给自己倒了杯水，站到呼维民的桌子旁边，有几分神秘地说：“你知道不知道，工会有句行话，叫出生入死？”

呼维民摇了摇头，说：“吹



拉弹唱还搞得这么危险？解放前还差不多吧。”

齐北梁也摇了摇头说：“这话意思是，出了工会的门就活了，还会活得挺好，只要进了工会的门，就基本上‘死’定了。”

呼维民听了之后，心中泛起一种宿命感。

齐北梁说：“不扯了，咱谈工作吧。我找你，主要是想说说金秋助学的事，这是咱工会的品牌工程。”

呼维民指了指窗外黑沉沉的雾霾：

“这也叫金秋？” (连载2)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